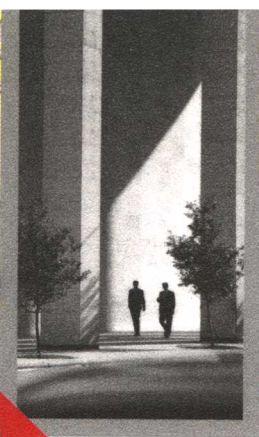


新



高成
著

活着不容易，却快乐地活着，才显出人的生命本意；遭遇许多苦难，却不断地与之抗争，才显出人的生命价值！所以我想，在现实世界，人必须敬重苦难。因为只有敬重苦难，人才才会和谐！

XIN DI

人
民
文
学
出
版
社

却不断地与之抗争，才显出人的生命价值，会有悲悯情怀，才会有大爱，这个世界

活着不容易，却快乐地活着，才显出人的生命本意；遭遇许多苦难，
值！所以我想，在现实世界，人必须敬重
也才会和谐！

高成
著



苦难。因为只有敬重苦难，人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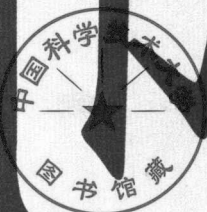
却不断地与之抗争，才显出人的生命价
会有悲悯情怀，才会有大爱，这个世界

XCN 107

I247.5/1372

2007

人
民
文
学
出
版
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地/高成 著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100 - 6

I. 新… II. 高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45221 号

责任编辑: 包兰英 装帧设计: 柳 泉
责任校对: 刘光然 责任印制: 张文芳

新 地

Xin Di

高 成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7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8.875 插页 4

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100 - 6

定价 3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引 子

宇军驾着那辆银灰色“福特”汽车回到公寓。

把汽车停进库房，走出驾驶座，转身关好车门，“嗞儿”一声，锁上保险锁……这些动作，似乎跟往常没什么两样。然而在他心里，从晚上出门以后，仿佛一直就有种不祥的预感翻腾着，因此开了一半的路程，就又折回了。

当宇军脸上挂着倦怠的神情，脚步滞重地走上台阶时，身后的报时钟恰好传来十二下。那声音，飘飘缈缈、绵绵长长，在城市夜的上空回荡，有深远而寂寥的意思。

他走完第九级阶梯，打开客厅门。

地板上，有片灰色朦胧的光影游移着。徐徐的秋风，漫过敞开的阳台门，悠然在客厅闲荡；落地门帘，恍若舞女的裙裾，翩翩地，曳出憧憧的迷离……

宇军眨眨滞涩的眼皮，转眼望去：甬道里，昏蒙幽暗；卧室的房门底边，却泄着一道微弱的亮光。他关上门，伸手在门边摸到开关。“啪！”天花板上花篮样的吊灯亮了，随着，那道微弱的亮光便被一片橘黄的灯影吞噬了。

那不祥的预感，忽地又在心里翻腾起来。宇军把钥匙和皮挎包随手一丢，就一边拽着领带——想把它从脖子上拽下来，一边快步走到卧室门边。他弯起食指敲了敲，里边没有应声。他拧了下把手，也纹丝不动。“啪、啪、啪……”他又轻轻拍了几下，并把耳朵贴到门页上，便听到里面有“窸窸窣窣”的细微响声和玻璃器皿的

碰撞声。这些声音，仿佛在掩饰什么，显得慌乱而又暧昧。

此时此刻，宇军的胸腔里，猛然滚过一阵“扑腾扑腾”剧烈的心跳声。一瞬间，他像被拍打的皮球，一下子就弹跳到了客厅，把领带扔到沙发上，拿起钥匙。

……卧室的门被打开了。扑鼻，是一股腥涩、酸辣的怪味，混合着化妆品味、女人的体味和浓烈的烟草味。床头灯，暧昧地亮着，映着床头一角；医用针管，恣意地卧在桌头柜上……

此刻，一个女人正蜷缩在一片暧昧的光影里。像感觉到寒冷一样，突然哆嗦下身子，然后慢慢偏过头，惶怵地睁大眼睛，里面有两个光点，跳跳，瞬间即逝。接着她又下意识地耸耸上身，像是想坐得舒服些。

宇军拧亮吸顶灯。

他终于看清了：静萍嘴角两边往下撇着，潮红的面颊微微地抽搐，说不清是什么表情。像是在笑，分明又不是。那眼神的变化，说明她内心正进行着痛苦的挣扎。慢慢地，那以往清纯的目光中，便现出一些复杂的神情：亢奋？惶惑？负疚？无奈？渴望？绝望？……或不甘就此死去的求生欲望？

这短短的几秒钟，宇军恍若过去了一个世纪。

他的心又一次被痛楚深深地攫住了，倏尔又涌上一种凄楚的失望。哦不，是绝望的凄楚啊！他两腮酸胀，太阳穴突突地跳着。接下来，有种莫名的恐惧感，如潮水一般，向全身涌来……

是的，静萍此刻脸上挂着的不是笑，是人之将死的僵硬表情，或者说是根本没有表情。而所有这一切，恰被一片阴冷和可怖包围着。

“啊……”静萍蠕动下身子。那身粉红色的睡袍，虽然光艳，却胡乱地皱巴巴地裹住她，一时间，叫人看不出哪是女人该隆起的部位，哪是女人该收敛的地方。一点也看不出！这个女人，就像是刚刚被蹂躏过强暴过一般。

哦，那曾是多么娇柔光润的胴体啊！为什么此刻却显得如此猥贱？哦不，甚至……甚至还有些肮脏，不堪入目！……宇军闭上眼睛。他感到，眼帘下面正有热泪汨汨地往外涌出。

“啊！你……”静萍又蠕动下身子，声音很古怪，“你不说去旧金山吗？你，你怎么又……”乱糟糟的胸脯起伏着，然后，佝过上身，伸手到床头柜上。

宇军倏地睁开眼睛，一步跳到床边，夺过针管。随即，床头柜上的小输液瓶、台灯、香烟……全被横扫到了地上。

“劈里啪啦……”

他站在那，脸孔涨得通红，呼吸急促，眉头紧紧地锁着，仿佛凝着一块黑疙瘩；细眼睛里，也仿佛喷射着两束灼人的火焰。

地上，玻璃杯碴儿、碎片儿，狼藉着；残损的钨丝，发着“滋滋”的响声……

算起来，那件事情的发生，大概快一年了吧。那是一次公司的聚会，大家都散了，杰克把静萍约到附近一间小酒吧。是一杯浓香的热咖啡。她也只抿了一小口。很快她就觉得，浑身上下，热烘烘麻酥酥软绵绵，如同魔鬼附身一样。她面颊渐渐潮红、发热起来，眼睛里亮着饥饿人的焦灼与祈求的光点。

后一周，静萍发疯似的不能遏止。下了班，她主动约上杰克，又去了那间酒吧。她想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。可是对方却闪烁其词，避开一双执着的却又是哀哀恳求的目光，然后写下一个电话号码。于是第二天，静萍就照着那个电话号码找到一个留着鬚发、长着大喉结的男子。

然而，这以后，她愈加不能收敛。

有时候，她想遏制那欲望，想掐断那念想。但是她做不到。于是她想到了死。然而当她迈步向着疾驰而来的汽车时，她又陡地停下了……后来的日子里，那魔鬼般的诱惑，依然在她的灵魂里游荡。叫她常常觉得有异样的东西，在身体的深处上奔下突、横冲直

撞；她甚至能感觉到，她体内的血管，也不断地膨胀，仿佛那里面流淌的不是血液，而是洪流、是岩浆、是火山，并且喷涌着、咆哮着……

这时候的静萍，性情完全变坏了。她隔段时间就会出现情绪紊乱、不能自己，甚至会有癫痫似的歇斯底里的症状。有时候，她拼命地揪头发，虽然她是那么爱它；有时候，她又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，自慰自残，直到把自己折磨得奄奄一息……

终于有一天，宇军发现了这秘密。静萍承认了，并且说出了杰克和麦金斯的名字。但是她却期期艾艾地说道：“现在……我……也找不到他……们了……”

于是宇军四处搜寻，甚至雇了私人侦探。

“操你妈，老子豁上命，也要做了你们两个鬼佬！”他发狠地嘶喊道。

但是，几个月过去了，宇军却始终没能找到那两个“鬼佬”。那个受雇的私人侦探，也表示爱莫能助。这时候，宇军只好转而劝慰静萍，希望她把那些东西交出来，或者进戒毒所，或者跟他离开这鬼地方，重新过正常人的生活！

“宇军……我一定戒，一定……一定戒！……哦……我……”那一刻，静萍脸颊通红，憾然地喘息着，“你相信我！……我保证……如果再这样……我真的……就不活了……”

一次，两次，三次……多少次了？

现在，他望着面前那双呆滞的眼睛，心碎了。哦，那曾经多么传神多么清纯啊：那上面覆着一层单眼皮（他曾经把它们比喻为鲜嫩嫩的荔肉）。他还清楚地记得，正是那双眼睛，还有那侧影、那温柔……那所有的一切，叫他最后下决心，毅然而然地离开了令他窒息而压抑的婚姻！

可是现在呢？哦，现在，那双呆滞的眼睛，以及那眼中的空洞，显得多么无助和绝望啊！

猛然间，他似乎又从那眼睛里窥到了什么。那是一丝祈求之光吗？哦，这光，是多么的黯淡而苍凉！于是这时候，他又痛切地感到，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沟沟坎坎才走到今天，真的，多么不容易多么艰难啊！而作为男人，他又是多么的失败：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好！

他低下头，抹去眼角边的热泪，转身默然地走出去。

当宇军恍惚着走回客厅，僵硬地坐进沙发时，却忽然觉得有个怪物在撕扯他的心。他说不清那是什么东西，只觉得撕扯得心痛，无法形容的心痛！他的手哆嗦着，太阳穴一下又一下地跳荡起来，如针尖挑着一般。

过了一会儿，宇军稍稍镇静了情绪，掏出“555”烟，颤颤地捏出一支，又颤颤地点上。蓝灰色的烟雾，被徐徐的秋风吹开来，缭绕着飘散了。他眯起发烫的眼睛，久久地、怔怔地望着那飘散的烟雾，然后望向客厅的一隅。

慢慢地，他回想起了两年多来的美国生活，回想起这一年里所发生的一切变化……不由得，他又回忆起在深圳的三年多的生活，回忆起在深圳新地大酒楼的那段时光；甚至也回忆起在祖国大陆、在老家安江省城的点点滴滴，以及更久远的岁月……

许久许久，宇军终于渐渐平静下来了。他摁灭烟头，右手握住左手，“咔、咔、咔……”指关节发出一串清脆的响声；接着又左手握住右手，捏着。这是他的习惯：当心情有什么变化，或是做出什么决定时，就喜欢这么做。这时他费力地捏住小拇指，终于捏出一声响后，才猛然站起身，“囊囊囊”几步来到自己的卧室。他拉开衣柜，从里面取出换洗衣裳，一件一件地放进旅行箱里。

正在宇军默默做着这些的时候，感觉到身后忽然飘来一股异味。紧接着，两条软软的胳膊，从腰后边揽过来，脸颊也慢慢地贴向他脊背，那地方即刻便有热乎乎潮唧唧的感觉。

他缓缓转过身，伸出长长的粗壮的胳膊，搂住那具颤抖的身

子。他忽然觉得，自己接着的仿佛是件无生命的什物。不知为什么，他本能地起了一种反感，甚至还有一丝厌恶。几秒钟后，他默默地转回身，弯腰继续收拾行李。

“宇军，我，我们……毕竟相爱了六年啊！我……”静萍仰起脸，泪水沿着潮红的面颊滚下来，“你，难道真这么狠心，撇下我不管么？……那，以后我怎么办哪？”

刚才，就在宇军坐在客厅的时候，静萍为了抑制突然而至的癫痫似的歇斯底里，又找出一支针管，注射了。因此现在平静了许多。

倏然间，有什么东西哽住了宇军的咽喉，涩涩的。他直起身，望向窗外昏沉的夜空。片刻，他抹把脸，按捺住激动，然后轻轻地掰开那双湿漉漉的手，说道：

“静萍，我想了……很久很久……”他有些哽咽，声音沉郁而坚决，“我觉得，我们……还是分开一段时间的好……这样，你我都可以好好……想想以后怎么个活法。”他合上旅行箱，又接上说，“房钥匙，还有车钥匙，都放茶几上了……你……多保重！”

宇军拎起旅行箱，脚步滞重地走到门边，却猛然听到身后有低低的呜咽声。他停下来。但是仅仅几秒钟的工夫，他咬咬牙，拉开房门，迎着硬冷的夜风，走出公寓。

当空，有颗星星，在灼灼生辉；而它的四周，恍惚发着朦胧的淡红色的光晕……

主要人物表

宇 军	香港徐氏集团公司驻深圳新地大酒楼首席代表(总经理)
陈静萍	宇军女友、后为其妻,深圳海光科技公司海外市场部副经理
徐宝泉	香港徐氏集团公司总裁
季莲娜	徐宝泉之妻
赵丛伦	照州市政府驻深办事处主任
周利梅	深圳新地大酒楼副总经理
蔡丽芸	深圳新地大酒楼财务经理
余秋红	深圳新地大酒楼楼面部长
沈卫明	深圳新地大酒楼业务经理
左志杰	深圳新地大酒楼人事部经理
吴大海	深圳新地大酒楼保安部部长
吴健楠	蔡丽芸丈夫
小 强	蔡丽芸之子
蔡丽华	蔡丽芸姐姐,经营苏州“姐妹餐馆”
宇志民	宇军之父,解放军空军某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
卓春兰	宇军之母

宇 冬	宇军小弟,安江省电视台专题制作部编导
建 芬	宇军二妹
邝 世	香港人,某影楼老板,后与宇军合作办礼仪公司
刘以群	深圳新地集团公司董事长
唐一仁	深圳贵唐工贸集团公司董事长
姜 岚	陈静萍同学,深圳大东海广告公司总经理
邹晓坤	陈静萍同学
陶正亮	解放军空军某部政治部主任,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迫害致死
阿 琴	深圳新地大酒楼服务员一
阿 秀	深圳新地大酒楼服务员二
阿 魁	烂仔一
老 四	烂仔二

第一幕

—

周利梅没等开完下午的点名会，便急匆匆乘上电梯，径直来到了十六楼董事长助理办公室，甚至也没等麦文慧应声，就推门进到了里面。她喘息着，双手将一个信封放在了桌上。

“麦助理，我要承包！”周利梅涨红着脸，手舞足蹈地说道。“我这两年的工作成绩，你是看到的……”

“噢……你等下，”麦文慧捂着话筒，对周利梅轻声说道。又向她做了个请坐的手势。“……我们老板的长途！”

周利梅打住话，坐下来。她强捺着内心的激动，那双似笑非笑的豌豆眼，一眨不眨地盯住麦文慧，盯住她那张红润润的一张一合的嘴巴。

“嗯，好的好的！……嗯好，刘董，您放心！”

麦文慧放下电话，从信封里抽出周利梅的《承包自荐信》。

周利梅向前俯过身，急忙将承包打算说了开来。她此时脸上的神采，飞扬着，显得那么自信。然而说着说着，那口气里便含了一丝愤愤和不平。是的，这一年来，她对企业拓展部总经理李肇芃一直心怀不满。她不止一次地想过，要是由她来承包，酒楼怎么会这样亏？可这又跟谁讲去呢？因此，这次机会她是无论如何不能

错过了！

“好啊阿梅，你可是咱公司第一个提出承包的员工。”麦文慧等到这个性急的姐妹一口气把话说完，便说道，“说实话，我也跟你一样，一直看不惯他那腻歪歪的样子……这样吧，等下我就把这个承包信交给王总，就跟他说，你的承包金也很快到位。怎么样？”

“好的！”周利梅答道，似乎又在思忖什么。

停顿了下，麦文慧把声音压低了，说道：“另外阿梅，我先给你透个风，公司这次搞承包，内部员工可以优先，还有优惠。所以只要你资金……哪怕差一点也没问题，只要你资金真能到位，其他的我帮你疏通！”

“啊，真的？那太好了！”

“这事儿你知道就行了，”麦文慧又连忙叮嘱道，“千万别说出去啊！”

“你放心！”周利梅一双豌豆眼里陡地放出了光彩，“那……啊……麦助理，等事成以后，我一定好好谢你啊！”

“谢啥呀？”麦文慧把《承包自荐信》装进信封里，“只要你承包成功，咱姐妹都为你高兴呢……”

自荐信交上去了，麦助理也说要帮着“疏通”，可周利梅反而没底了。关键是钱。打了几年工，虽说有些积蓄，可要一下子拿出五十万块钱，对她来说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尽管麦助理说了“哪怕差一点也没问题”，但总不能差太多呀，至少也得三十万以上啊！

于是这些天，周利梅的心里就像装着十五只吊桶——七上八下着。她担心这短短的一个月，会有什么变故，担心什么人捷足先登，还担心……于是，她利用晚上客人来包房消费时，挨着房间找人聊，或是抽空打电话找过去的熟客。

有几位老板被她的凿凿之言、切切之情感动，也就真的仔细端量起这座酒楼来。

没过两天，便有话陆续传了回来：

有的说：“酒楼坐西朝东，风水不好，犯忌讳。”有的说：“过去没做过酒楼，怕经营不好。”还有的说：“现在经济不景气，过段时间再说。”……

周利梅听了，难过得眼泪要飞出眼眶。她想，前两年不係（是）红火过么？点解（怎么）风水不好呢？经济点解不景气呢？哼，经济再不景气，人仲有（还要）食（吃）饭呀！

前天，她又约了一位做汽车贸易的黄老板。这黄老板一直帮衬她生意。因此她还把楼面部长余秋红拉来做陪，宴请了他。席间，她向这位老板特别介绍了酒楼的“风水”；介绍了酒楼前两年的红火；也介绍了她们小姐妹们想干番事业的决心。

可没想到，这位唇上蓄着“八字胡”的黄老板，嗯嗯啊啊一阵，眼睛又挤巴了几下，才面有赧色说道：“啊啊……回去，偶（我）要跟老婆商量商量。你知道的啦阿梅，偶的钱，都叫老婆管着的啦……”

“八字胡”的话说完了，眼睛便挤巴着望向周利梅，不再说话。

周利梅这时候才明白，任她说什么任她如何热情，都“阴天晒被子——白搭”了。然而就在她跟余秋红陪着笑，把“八字胡”送出酒楼时，一转身忽地想到了一个人。“係呀，我点解忘记佢（他）呢！”

今天下午，周利梅一到酒楼，就把电话拨到了照州市政府驻深办事处。

“昨天我接了你电话后，就问了两个朋友，”电话里即刻传来赵丛伦略略低沉的慢悠悠的声音。那声音此时微微地发着颤，显得很兴奋。“他们都说愿意考虑，就是太忙啊。”

周利梅心里诧异，不知赵主任今天为什么事这么兴奋。

“哎阿梅，我看这事儿，你也不能太着急喽。”赵丛伦这时又说道。

“不急不行啊赵叔，公司限了时间的，”周利梅尽量把普通话说

得标准了，“就一个月时间呀！”

“嗯，我知道了。这事儿既然交给赵叔，你就尽管放心，保证错不了。这样吧，晚上我再电话催催他们，不行就跟他们说，是我亲戚承包，总可以吧！”接着，赵丛伦又叮嘱道：“记住喽阿梅，做啥事儿都急不得。俗话说，‘性急吃不了热豆腐’！你要想做成大事儿，就得沉住气！”

赵丛伦后面的这句俗话，周利梅又似懂非懂了，就像那句“阴天晒被子——白搭”，叫她费了好大劲才琢磨懂了一样。她咂咂嘴唇，“喏喏”着放下电话。

“‘成足戏’……？乜（什么）係‘成足戏’呢？”她愣怔了半晌，嘴里喃喃着，心里终于还是不明白。还有她不明白的哪，那就是：八字仲唔一撇呢，赵主任今天，咁乜样，讲着话也拿腔拿调的。

周利梅放下电话，闭上眼睛。然后双手合十，抱在胸前。她默默祈祷着，嘴巴也随着轻轻地蠕动。

“係呀，如果呢（这）次能承包酒楼，我就一定要把佢（它）经营成全深圳最赚钱最有名气的，仲有重现往日的红火。”她相信，凭着酒楼现有设施，再加上原有的班底和那么多熟客，她一定能做到这一点！“係呀，最主要的，我仲有成为一个大姐大！”她又想道。但是，如果这次承包不成，那她可能就要面临着重新找工作了。“咁係（当然）啦，凭着呢些年经验，再到酒楼搵（找）份工，做个楼面经理，肯定也冇问题。只係到噉（那）时，一切又得从头做起哇……”

周利梅不愿再往下想了。她睁开眼，咬住下唇，心里说道：“我绝不放过呢个机会……”

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中午。周利梅一进酒楼，经理饭也没顾不上吃，便直奔办公室。可是电话打过去，赵丛伦却不在。

这会儿，她心里像有只猫在抓挠。她一忽儿从大堂跑到厨房，一忽儿又从厨房走到前大厅，一忽儿再从前大厅奔上二楼。她坐立不安，她不知道要做什么，她也不知道在做什么。好像这样，只